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



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國策異同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知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

見左氏傳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止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閻止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閻止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蕃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曰：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漢十王印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

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正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別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籍呼。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街耳。子今不正轡。街使馬卒然驚。妄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

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思。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丘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穉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稅。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旣表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日，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酌
神
下
同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舉
白
先
示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縞烏，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芑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舂草濫予，昌柁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綬予乎昭澶秦踰滌，悵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寒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

揄和後舟部

皙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

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

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

若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

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世稱此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訕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諧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蔽帝而固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畱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莠者。踣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慙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歛。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逢逢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
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
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
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
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
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
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
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
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
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
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
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父，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者也。

見在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

魏文侯

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

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

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

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

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劾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御覽未却不知下云仲尼之賢猶天之高也矣何以知又曰臣事仲尼若深莫知也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燕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一終

說苑卷十一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旣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

韓詩乃付七里同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虛，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見左氏宣十五年
付文小異

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第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安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趨者。鄢陵也。夫鄢陵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

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播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

韓詩外傳八文小異
晨鳧作晨鴈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

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誚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台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踣蹶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日。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正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竟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訾高樞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削。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

主嬰最不肯。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歇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太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教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教曰。使者問梧

御覽卷之四十一

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
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
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
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
平王冢笞其墳敷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
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
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臣覽召類作
史然他同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
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
蘧伯玉爲相史鮪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
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
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
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

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忝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于大夫以爲湯沐邑母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卷終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闢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今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
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
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
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
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
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
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
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子。且吾殺此二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任之以政。而殺之。
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

洋乎。止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隼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止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止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目之。役者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秦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
 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別也}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疇，^疇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
 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義時也}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
 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
 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
 沒者三板，^紕紕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趙襄子同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蠹，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故師覽介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人事初作事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御覽人事初作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

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

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此為人間訓世同

石乞侍僂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

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

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

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

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

安平自如。今往事旣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

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仲尼說亦下里曰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齊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齊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禘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在

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增曰：何為不予？宣

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增曰：彼無故而

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

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

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

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

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

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宥宥其謀。我言

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

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

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

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

韓也子說林
作任事他因

哀元年左氏傳

說

卷十三

十二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忝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

御覽人事作欲破齊師

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沈和逸天部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御覽天部作落兵

神山子雜一
呂覽者素局
同又作亦入同
刊

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神鬼天初作洗兵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

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

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

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臣陽其以篇而生
同但彼文四水作范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

事見左氏宣八年
竹文小異

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甄澤，靈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樽之。樽人事知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
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立三年爲一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贊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楚策異同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論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論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啤若雷霆。有狂兇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兇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

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衛人子同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下 弟加子內仍說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

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

先人事知

月 御光人事部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

國事知

郭子內傳說下

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郕先問郕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郕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繫之以猴若盟狀郕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郕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御覽封是神作非會封者也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漚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十三終

說苑

卷十三

三

三

